

航行中的意外旅程

文・圖／褚士瑩

閱讀《漂流：我一個人在海上76天》這本書的時機再完美不過我正在荷屬安地列斯群島之間航行，靠近作者Steven Callahan漂流獲救的地點，本地人說著混合著法語、荷蘭語、一些英語單字以及當地方言的克里奧語（Creole），則是 he 獲救當時所聽到的奇妙語言。

作為一個跟作者同樣以波士頓為家的人，我完全能夠明白駕駛帆船對於一個從小在新英格蘭區長大的男孩，有多麼重大的意義，實際上，我自己也從10多年前開始，每年開始花上8到12週的時間航海，雖然我開始航海的目的不在於冒險，而在於多年的環球旅行之後，重拾對距離的敬意，感受人類的渺小，但無論航行的動機是什麼，海上的遠行讓水手們學會謙卑的眼光來看待世界，而不是傲慢的以為自己征服了世界。

漂流之必要

就像生命中任何一場意外的旅程，往往比嚴謹規劃的生涯，對人生的影響更鉅。我們總說「計畫趕不上變化」就是這個意思。

同樣的，漂流有時也變得比航行重要。

或許大多數的人，都會以為「漂流誌」是偶然的作品，但遠從航海時代開始，漂



海上遠行讓水手學會謙卑。

擁有荷蘭水手證，過去10年來，每年至少有10週在海上度過。



流誌就一直是個重要的文類。

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不久前曾經舉辦過一個我很喜歡的展覽，名稱就叫做「館藏漂流文獻展—航行中的意外旅程」。很多人雖然讀過個人撰寫的航海遊記或見聞錄，卻從來沒聽說過「漂流文獻」，這些漂流誌其實是全世界圖書館藏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因為從16世紀中葉開始，各國海上活動頻繁，這些海難紀錄及漂流事蹟，往往提供了另一個看待世界的角度。

比如說臺灣四面環海，颱風、黑潮、洋流，季節風吹、波濤暗湧、驚濤駭浪，大海中發生了多少驚奇事故，卻沒有記錄下來，幸好有這些跟臺灣有關的漂流文獻，幾百年來就成為海島的獨特人文歷史景觀。央圖不久前就曾出版了一套3本的《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》，內容記錄西元1803年，日本人文助因船難漂流到臺灣東部秀姑巒溪口並生活了4年；歷經瑯嶠、枋寮、鳳山；臺灣府、廈門、福州、杭州、浙江乍浦回到日本的過程，精美的圖繪讓人得以一睹200多年前臺灣東岸阿美族的飲食、居住、衣飾、產業等，讓我們因此能夠了解當時正史中沒有記錄的人文歷史。

像這樣有趣的漂流誌，中央圖臺灣分館現藏有漂流文獻60餘種、近百冊，大部分為珍貴的手抄本，內容多是以江戶時代文體書寫之手稿，其中亦不乏精美圖繪，漂流的區域範圍廣闊，包括中國、韓國、臺灣、菲律賓、越南、美國、印度、俄國等地。這些重要館藏，大部分為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山中樵館長任職時期（1927～1945）所集藏，其來源除分別從日本各地抄錄漂流相關事蹟的珍貴傳本外，亦有購藏與個人寄贈的。

日文漂流文獻的記載方式，基本上可以分為「官方筆錄」和「風土記」兩種。官方筆錄基本上不是文學，而是漂流者返日後接受審訊之紀錄，從清廷、日本的官方記載中，不難發現清朝在處理日本漂流民時較為寬大，而日本的漂流民回到日本，則會遭到長崎奉行所嚴厲

訊問。究其原因，應與江戶幕府時期施行鎖國政策，對外國種種都抱持著很高的警戒心有關，日本水手的漂流紀錄，也因此成為當時對外封鎖的日本，認識國外的少許途徑之一。比如安南國江漂流風俗寫生圖為設色手卷，共有49幅彩圖配以簡要圖說，畫工精細。內容描繪日人於寬政6年（1794）時大乘丸漂流至越南、廣東等地所見之風土民情，包含有玻璃製沙漏鐘、越南漁船、大象、大鼓、梳子、扇子、茶具、棋盤等，鉅細彌遺，顯示出當時日本人對異國文化的好奇。配合對照《南瓢記》的內容，更大大提升這份史料的價值和趣味。

至於非官方的漂流誌形式「風土記」，則是敘說漂流見聞，西方的漂流誌通常跟這一類比較相近，也包括了《漂流》這本書在內。作者本人在1999年時曾經表示，很驚訝這本書在他漂流後10多年還在繼續印行，想必做夢也沒料到，又再經過10多年後，臺灣竟然出版中文本。但作者沒有看到的是，這段他或許認為只是個人經驗的紀錄，其實將會加入其他的漂流文獻，變成航海歷史的一部分，不僅是後人研究海上運輸、貿易、氣象、海難救助制度、海底沉船等課題的重要史料，也是探索各國關係史及文化傳播的資料，更是後人了解前人彌足珍貴跨界經驗的重要素材，甚至對於海上垃圾以及藻類的描述，也可能會變成海洋環境污染的紀錄，就好像他自己受到羅伯森（Dougal Robertson）的《海上求生（Sea Survival）手冊》的實用建議以及激勵，才能得以存活，這一切就像漂流本身一樣，都是必要的偶然。

就像當時寫《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》的時候，誰也沒有想到可以幫助我們在200年後，了解臺灣東部的文化歷史及當時中國官方對臺灣的態度，成就一本極為寶貴的史料。

原來就算是漂流，也要有充滿好奇的態度，才能活下來，通常船難的兇手不是大海，而是對待生命的態度。

航海之必要

雖然我帶著《漂流》這本書的電子版航海到加勒比海的時間，距離最早出版只有20多年，但從科技的角度來說，與那個很容易故障的雷達反射器的時代，無疑已經完全不同了。

當我們的船在安地列斯群島的Curacao島的ellemstad港口靠岸時，我第一件事就到當地的星巴克咖啡，登入免費的無線網路在臉書上「打卡」，不到5分鐘之內，一位在波士頓大學任教的好友，也是全世界少數專門研究以加勒比海的克里歐語寫作詩人的專家，立刻透過APP傳簡訊要我一定別錯過當地路邊攤的家常美食。

「你記得是哪一家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上次去已經是40多年前的事情，早就不記得了，就算記得，恐怕也早就不在了吧？但是如果沒錯的話，應該在魚市場附近。」

這並不是我10年來第一次到Curacao島，但一點都不記得在這島上看過什麼路邊

攤，現代化的煉油廠早已經取代漁業，成為當地主要的產業，但透過Google Map，發現果然在Wellenstad全世界唯一一座可以從用「甩尾」的方式打開、讓船隻在海潮強勁的出海口通過的跨海橋樑另一邊，還有一座魚市場，旁邊鐵皮屋頂蓋成的平房，雖然沒有任何標誌，從外表看起來就像一個普通的倉庫，一走進去卻別有洞天，顯然昔日破壞市容的路邊攤，都被整編進來變成一個室內的小吃中心，裡面坐滿了本地人，很多是出海回來的漁夫，正在愉快的大快朵頤。

這裡當然不會有菜單，只有一鍋一鍋看不出名堂的燉菜跟大鍋湯，熱情的店主老太太Ynone，拿起湯匙，讓我一勺一勺嘗遍，我像是第一次走進糖果店的小男孩，味蕾驚異於這些全新的刺激，肉桂、萊姆、芒果跟椰子絲混在一起熬煮的秋葵，花生醬燒的咖哩雞肉，香甜濃郁到無法用文字形容的牛肉蔬菜大骨湯，當然，還有《漂流》作者賴以為生的劍魚乾，用濃厚的肉醬汁燉煮，澆在混合著五穀雜糧的飯（rijsttafel）。旅行過150個國家，自信遍嚐世間所有食物味道的我，從來沒有想到竟然會在這個普通的加勒比海小島上，得到全新的美食體驗，雖然我穿著拖鞋，跨坐在應該是教堂裡淘汰不要的長條木板凳上，跟漁夫們擠在悶熱、毫無裝飾的水泥建物裡面，用著粗糙的瓷碗，大口喝湯、大口吃肉，但這卻是米其林三星餐廳也比不上的饗宴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覺得活著真好，具體來說，是能在大海上航行，活著到達一個只有船能夠到的地方真好。

上一次我有相同的感動，是在俄羅斯極東的庫頁島，當然，那又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航海故事了。

航行的方式雖然不斷在改變，就像《漂流》的背景1980年代，作者回頭看19世紀底全世



只要活著一天，就當一天人生的水手。

界第一個駕著帆船環繞世界一圈的美國探險家史洛坎（Joshua Slocum），也必然會驚異於當時設備的簡陋，但有一點卻是幾百年來不曾改變的，那就是只要出海航行的水手，必然冒著漂流和喪命海上的危險，但這樣的風險，並沒有減低每個時代水手對海洋的憧憬，無論裝備如何簡陋原始或齊全先進，航海旅行不分科技與時代，永遠教會我們對世界的謙卑，學會看待我們周遭的小宇宙，自然而然形成的奇妙生態系統，人類跟獵物之間，抱持著共生、尊敬的關係，就像陪伴《漂流》作者航行穿越大西洋的那群劍魚，每一隻都有獨特的個性，每次其中一隻被當做食物捕捉時，他都會覺得對方為自己而死而深深的悲傷，但同時卻又清楚意識到，劍魚其實並沒有真的死亡，只是轉換成為人類的生命繼續生存下來，因此一旦劍魚為自己犧牲生命，就不能浪費一絲一毫，連骨頭中間的膠質還有魚眼睛裡的水分，甚至胃裡消化一半的飛魚，都要好好珍惜，否則就是對生命的大不敬。

這樣漂流當中的體悟，是對生命本質的體悟，也是生命和周邊宇宙之間關係的體悟。相信臉書創辦人Mark Zuckerberg 之所以決定規定，自己所吃的動物，一定只能親手屠宰，用這種極端的手段來避免不必要的殺戮，就是對被當作食物的牲畜生命表示敬意的方

式。Mark Zuckerberg或許不航海，但是在波士頓求學成長的他，顯然也具備了同樣的水手精神。或許是這樣的精神，幫助他在波淘洶湧的商場上漂流卻不至於迷失，對自己年少得志的成功充滿謙卑，或許對於除去競爭對手換得自己的生存，也充滿哲學性的感謝，不至於像其他世俗眼中的成功者，傲慢的認為自己征服了世界，畢竟臉書的起點，原本就源自一場意外。

就像我一個從遺傳性重度憂鬱症成功走出來的朋友分享的：

「很多人問我是怎麼走出憂鬱的？我都告訴他們，因為我對生命太好奇了，好奇到沒空去死。」

沒空去死，這樣說就對了。

只要活著一天，就要當一天人生的水手，就算不幸迷航漂流，也要活著回來說驚濤駭浪的故事，這就是航海的必要，也是我欣賞的生命態度。📖



褚士瑩小檔案

他在國際非營利組織（INGO）工作已超過10年，其中在緬甸北部山區的有機農場計畫，已經進入第十年（詳細請閱《到天涯的盡頭歸零》一書）

從22年前出版第一本書開始，已出版超過40本著作，今年最新出版在2月《給自己10樣人生禮物》。

擁有荷蘭水手證，過去10年來，每年至少有10週在海上度過。

當他不在發展中國家和臺灣工作的時候，褚士瑩住在波士頓南方一個小島的海灘。

他從臺灣和泰國搭飛機前往歐洲或美洲時，都會擔任志工協助動物保護組織運送流浪犬到海外的新家接受收養。

褚士瑩崇尚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，愛好戶外運動，但是他不是素食主義者，也不是非有機農產品不吃的雅痞。不抽煙，不喝酒，最大的壞習慣是喝咖啡。